

中国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算上孩子

胡扬 (Yang Hu, yang.hu@lancaster.ac.uk)

Published in 《知识分子》、《缪斯夫人》and 《定量群学》

(<https://mp.weixin.qq.com/s/xanRDakPhElqKrU8y7M4tg>)

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步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待。在公共领域，女性在教育与职场与男性的差距逐渐缩小，出现了合一的趋势；然而在家庭领域，女性却仍然肩负着操持家务的重任。据统计，中国女性平均每周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长达 18 个小时——这一数字是男性的三倍之多。

虽然成年人的家务性别分工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对于“性别革命”为何停滞不前以及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是如何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等议题，大家对孩子的状况却始终“缄默不语”。事实上，孩子对于家务劳动的贡献并非无足轻重。数据显示，在中国，10 到 15 岁的孩子平均每周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有 4 个小时。成年人不平等的家务性别分工在儿童身上同样有所体现：每周，和同年龄段的男孩相比，10-15 岁的女孩在家务劳动上要多花一个小时 [1]。

1 双亲家庭背景下的行为模型

笔者于 2015 年发表于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的研究发现 [1]，通过和父母以及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日常互动，孩子学会了如何“做”性别 (doing gender) [2]。在双亲家庭中，性别不平等通过孩子模仿父母的家务性别分工行为而在代间相传。此外，城乡性别规范的差异，使得女孩和男孩模仿父母的方式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家务外包资源丰富的城市地区，如果父母分摊家务劳动，那么男孩投入家务的时间有所增加，而女孩会少花一些时间做家务；但是在性别规范更为传统保守的农村地区，即使父母之间的家务分工很平等，仍然没有减轻女孩的家务重任。由于父母平等均分家务这一行为和农村地区传统性别规范相冲突，女孩迫于环境压力并不会模仿母亲减少家务劳作时间从而在家务上花更少的时间。

2 多元化家庭结构中的家长制家务替代模式

家庭结构，意指不同家庭成员的存在或缺席，也在型塑孩子的家务性别参与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 1990 年人口普查中，双亲核心家庭占我国家庭结构的 54%；到了 2010 年则降低到了 33% [3]。大规

模的人口流动同时留下了上千万的留守儿童。大约 22% 的中国儿童生活在父、母单方外出或双方都外出务工的家庭里 [4]。

在 2018 年发表于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的研究中 [5]，笔者发现在非双亲家庭中，家务分工受到父系等级制的严格约束。儿童尤其是女孩对家务劳动的贡献被视为缺失女性家庭成员和男性家庭成员家务贡献不足的重要补充。与此同时，较年轻的儿童又通常被当作（外出）年长家庭成员的家务替代者。因此，如果家庭中的女性成员缺失，比如母亲外出务工，那么留在家的子女，尤其是女孩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做家务。

3 代际转嫁：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

对于成年女性来说，社会职业的参与和与之带来的经济收入已成为实现独立平等的重要途径。但是对于家庭事务而言，成年家庭成员的就业活动加剧了儿童所经历的性别不平等。基于家长制的家务替代模式，外出就业的母亲用于家务的时间大大减少，孩子变成了家务劳动的重要供给者；而赋闲在家的父亲则寄希望于通过少干家务来重塑自己的男性形象，再一次地将这一活动转嫁给了孩子，特别是家里的女孩。

孩子在早年时期所经历的家庭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对其发展有着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从短期看，性别化的家务劳动分工影响了他们对其他活动的参与程度，比如教育，社交以及休闲娱乐等；更重要的是，长远来看，童年时期形成的性别意识形态及行为与之后的性别操演和工作家庭期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计划经济时代，家务和看护工作由单位或者生产部门提供支持。改革开放以后，无偿的家务劳动逐渐被私有化和再家庭化。传统家庭关系和传统性别观念的再兴起弥补了家庭福利的缺失。从国家转移到家庭的家务责任有着性别化的后果，“代际转嫁”的存在则进一步说明了孩子是消化这一后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为了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仅仅考虑到成年世界中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结构的变迁是远远不够的。探究性别不平等如何在家庭中再生，如何在代间传递，对打破性别不平等世代相传的循环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Hu, Y. (2015). Gender and children's housework time in China: Examining behavior modeling in contex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7(5), 1126-1143.
doi.org/10.1111/jomf.12225
- [2] West, C., & Zimmerman, D. H.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1(2), 125-151.
doi.org/10.1177/0891243287001002002

- [3] Yuesheng, W. (2006). The 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 analysi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 96-108. https://en.cnki.com.cn/Article_en/CJFDTTotal-ZSHK200601010.htm
- [4] Li, Q., Liu, G., & Zang, W. (2015). The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36, 367-376.
- [5] Hu, Y. (2018). Patriarchal hierarchy? Gender, children' s housework time,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post-reform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0(3), 310-338.
10.1080/21620555.2018.1430508